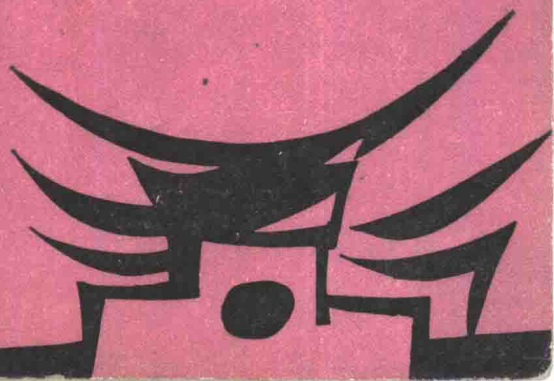


古城丽人

罗灏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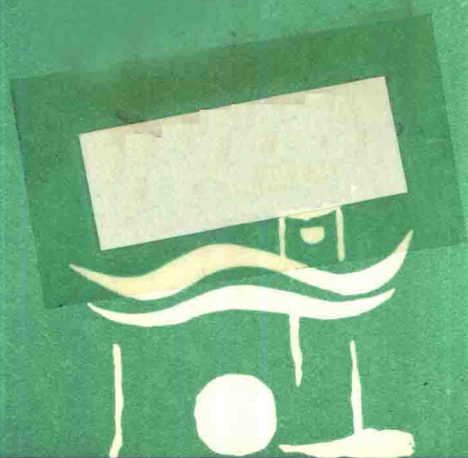
● GUCHENGLIREN ●



古城丽人

● 罗灏白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沈阳



古 城 丽 人

Gucheng Liren

罗瀛白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49,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插页：3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895

责任编辑：邵 文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成朝霞

ISBN 7-5313-0130-X/I·120 定价：3.00 元



作者罗源白

作者简介 罗源白，江苏省镇江市人，生于一九二八年。少年时代历经流浪之苦，先后做过学徒、职员、中、小学教师，编过报纸副刊，办过刊物。上海解放后参加接管工作，并在银行、专业学校服务。一九五七年被错划右派，凡二十二年始获改正。一九七九年调安徽省文联，在《清明》编辑部担任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一九八四年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因病逝世于合肥。

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发表散文、随笔、小说，并出版散文集两册；一九七九年后，发表短篇小说及散文数十篇，中篇小说《郁郁芳草》、《诸葛黛》等十部，出版了长篇小说《征雁千里》、《被上帝遗弃的女儿》和《紫藤园》。

第一章

1944年一个夏天的黄昏，从幽静的润州女子中学走出三个女学生。她们流露出对学校无限留恋的神情，深情地望着校门口两株高耸入云的银杏树，又在洗心池畔流连了一阵，这才沿着花岗石铺成的西府街走上一条横马路，再向北一转。她们走得很慢，也不说话，好象每个人的心里，都压着一块石头。

她们是当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学启蒙时开始，三人就要好，仿佛一转眼就过了十二年，到了即将分手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有许多话想说，又觉得要说的在这几天都反复说过多少遍了，实在也说不出新鲜的话了。况且三人的心思，彼此又谁个不知呢。

人们都说洪霞、韩岫云、柳如茵这三个同窗姊妹是润州城里的三朵花，虽没长在一棵树上，却比亲姐妹还亲呢。如今她们就要各奔前程，谁知前行的路上又会遇到什么呢？无忧无虑的中学生生活一去不复返了，这又使得她们格外珍惜团聚一起的光阴……

当她们穿过被拆毁得狼藉不堪的北城门，便可以看到浊

浪滚滚的扬子江，以及耸立在江岸的巍峨的北固山。山脚下有个江滨公园，种了些花草树木，附设个茶室，老榆树荫，放着些小竹几和精致的藤椅。收音机里放着日本歌女唱的《支那之夜》，悠闲的旋律，挑衅似的拨弄着游人的心……

洪霞忍无可忍地对着那传出的歌声喊道：“讨厌！”然后拉起柳如茵的手飞跑起来，把韩岫云丢在后面了。

二人跑到江边。几十丈高的悬崖绝壁上，刻着两个大字：“勒马”。相传这就是当年刘备和孙权在山坡上驰马的地方。她们又沿着“勒马”坡前的蜿蜒的石砌小道，向东走去。黄浊的江浪冲击着岸边的石块，发出哗啦啦轰隆隆雷鸣般响声，激起雪花般的水珠。西沉的太阳斜射过来，江面上蒸腾起一股热雾。洪霞抢先穿过一座石桥，便到了观音洞前的一片石滩。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石块，矗立在江沿，江潮涌来，有一些被淹没了，有一些被打湿了。洪霞跳到一块较高的石块上，脱了鞋袜，便把一双脚浸到江水里，温热的江水给她一种快意，她高声说：“如茵，快来！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如茵可不敢象洪霞那样莽撞，她慢慢地，稳重地在靠岸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便开始脱鞋脱袜，谁知一个猛浪推来，只听她“唷”的一声，江水早把她周身打个透湿，连头发上也溅了水点。她赌气地说：“就是你出的好主意，看！”

洪霞快活得格格大笑：“谁叫你怕它呢？”

如茵已经退到岸上，拧着旗袍上的水，又把鞋袜放在干燥的石块上，让发红的落日照晒，一面掏出手帕揩着头发上的水珠，一面说：“大姐，说实在的，我一个人到雨村去，不

知道要多寂寞哩！我一次也没有见过琢如姑姑，又不知道她为人怎样？”

洪霞的两只脚在江水里打得噗通噗通的响，一面说：“听岫云说，她琢如姑姑很有才气，读过大学，三十出头也不结婚，大概脾气古怪些。我倒是见过两面的，一次在岫云家，看样子倒也随和；一次在中学生演讲比赛会上，她代表裁判员讲话，见解又新鲜，语言又洗练，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怎么，如茵你后悔了？”

如茵摇摇头，眯着她温柔的眼睛，沉思着说：“不！我想，乡村生活不管怎样，总能安静些，教完了课，自己静下来读读书……”

洪霞紧接着说：“还写写诗，是吗？所以，我说你会后悔的。想得太好了，现实就会使你更加痛苦。注意，日本水兵来了！”

如茵回头看到几个白衣蓝帽的日本水兵，嘻嘻哈哈地沿着江边走来。洪霞毫不犹豫地踩着水走到如茵身旁，若无其事地说：“有野猪的山村，你是找不到安宁生活的，我的诗人。”

如茵叹口气说：“你说得多可怕！”

日本水兵在不远的江边停下了，哇啦啦啦地大声说着话。

洪霞说：“我们穿上鞋子走吧，岫云就会来的。”

韩岫云已经站在岸上，等洪霞她们上去就抗议说：

“你们倒快活，把我一个人丢在公园！恰巧又碰上我二叔，他是我们韩家最遭议论的一个。”

洪霞笑着说：“可你并不讨厌他的富裕生活啊！”

岫云不以为然地说：“生活是一回事，一个人的品德又是一回事。”

洪霞摇摇头说：“好妹子，所以你非到南京去不可了。”

岫云一面抚摩着手风琴，一面无动于衷地说：“对我来说，生活得幸福是一切事业的基础。不是我不愿意升学读书，两位姐姐应该了解我的心。我的身世悲凉，父亲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把妈妈和我彻底遗弃，那时候就会饿肚皮的。”

洪霞听着听着便大笑起来，把扬子江流水和深邃的观音洞都震动了。她不无带点嘲讽地说：“想不到我的妹子竟是个深谋远虑的小姐。算了吧！我看你还是和我一起进医学院，你又不愁学费交不出。”

岫云沉默了，她走到观音洞前的铁栏杆边，望着苍茫的江天，一个人忧郁地唱起：

……不要相信它，

江潮涨起了，

还会落下去。

她突然转过身来，把手风琴摔在地上，象发疯似地拥抱了正在沉思默想的柳如茵：“如茵姐，你是我们三个中最有才气、最有抱负的一个，你为什么要到乡下去当穷教师？不，我后悔了，后悔把你推荐给我琢如姑姑。我反对你的决定，你跟我到南京去，跟你表哥在一个学校读书。好姐姐，相信我，我有了工作，我就能在经济上给你帮助。”

如茵摇着头说：“我和你的看法不同，我不认为当一名乡村教师是卑微丢脸的，我父亲整整三十年厮守这清高的岗

位。他说过：人类最后才能理解和承认教育事业的神圣和伟大。我最尊敬我的父亲，岫云，你知道我多么理解我父亲那颗正直耿介的心。洪霞大姐说得对，你应该去读书，你不应该进入那种金钱和脂粉的世界。”

洪霞说：“我赞成你们两个对别人的意见，却不赞成你们对自己前途的决定。我们三人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在一起读了十二年书，我们都应该有理想，哪怕再艰难，再清苦一些，也应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可……”她的话没有说完，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心里的意思表达出来。她沉默了，如茵和岫云也沉思不语。

这天是旧历七月十五日，滚圆的月亮升起了，它高高地挂在江面上，用银样的光辉装点着破碎的大地。它不会理解大地上的纷扰，它更不会理解人间的不幸，它用奇妙的力量使大地变得安静起来。它含着微笑，亲吻着滚滚的江水和江岸上起伏的山峦，亲吻着树丛和溪流，亲吻着每一个受时代压榨的家庭，和被民族侵略屈辱得发狂的男女。它在大地的胸膛上泼上柔和的光泽，使人暂时忘却了魔鬼制造的灾难，而陶醉在这诗样的境地里。

洪霞站起身来说：“天黑了，我们应该回去了，看来我们的意见一时统一不了。如茵，如果你还没有改变主意，明天走就明天走吧，我们俩徒步把你送到雨村。”

在雨山镇汽车站，如茵送走了洪霞和岫云。昨天她们步行了二十多里路，差不多快到吃晚餐时才到达这个小镇。岫云不顾疲劳，拉着洪霞四处游逛一阵，回来后伤心地对如茵

说：“我后悔把你介绍给琢如姑姑了，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啊，又脏又乱又贫穷……”洪霞也觉得这里不怎么样，可既已来了又怎么好立刻返回呢？她想，住一段看看吧，实在不行时再说也不晚，于是便以鼓励的口气对如茵说：“如茵，不要怕，越是困难越要坚持奋斗，我们姐妹给你作后盾，随叫随到。”

如茵一路上想着她们说的话，缓缓地走回学校宿舍。琢如姑姑不知哪里去了，屋子里空落落的，此时她感到了空前的孤独，心里有些发冷。

琢如姑姑是一个可亲近可信赖的长辈。昨天一见面，她就对如茵表现出长辈的慈爱和关切。夜里琢如姑姑又同三姐妹长谈了很长时间，说了许多恳切的话，鼓励她们在复杂的社会中认清人生的真谛，做一个于国家民族有益的人。如茵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琢如姑姑讲的那些道理，但她油然地产生一种敬重心理，她想，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她会有足够的力量去战胜困难，把教学工作做好。岫云把这里叫做“鬼地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雨山镇的嘈杂、拥挤、秽乱，学校的破败、冷寂和莫名的不安定感，都大出乎她们意外。可琢如姑姑却在这“鬼地方”开辟了一块清静、素雅的，好象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环境：她的卧室兼书斋里有几大柜的书，壁上的字画和房子内外的花草都布置得十分精致典雅，几件简单古式的家具安放得很得当，纤尘不染。这个外观平常的小院落不但使如茵感到舒适，而且感到它的主人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力。这不是通常所说的超脱，而是对“鬼地方”的蔑视和征服。她想，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够象琢如姑姑一样，在这“鬼地方”创造一块小小的奇迹！是的，我一定会做到的，她相信。

前天夜深时，柳石卿老先生没睡，如茵也睡不着，爷两个便跑到凉檐下去谈心。柳石卿当过三十多年小学教员，失业在家也有七八年了，如今已满头霜发，过早地衰老了。也许是晚餐时多贪了几杯酒，平时沉默寡言的老人今晚的话特别多。他为女儿能继承他所热爱的事业而高兴。但讲到日汪统治下教育界的腐败、丑恶现象时，他愤慨了。他说：“我教了三十多年书，最后不得不丢掉这份事业，这是我的失败，更是社会的过错。茵儿，你已经长大了，你就要走入社会，走上讲台，可你又还年轻，从未离开过家庭。我相信你一定会胜过我，但是我还要嘱咐你，对这个混浊动乱的社会，务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大概是高尔基说的吧，生活是一本大书，要活到老学到老啊。教师的职责首在培人，而要培人自己先得做一个诚实、正直、有道德的人……”如茵被感动得伏在父亲的膝头哭了。父亲替她擦去眼泪，又说起韩琢如来，夸她有志气、有理想、有能力。勉励如茵向她学习。原来琢如姑姑小时候曾是父亲的学生，她在雨山小学的教学成绩是远近皆知的，她的品德学问也普遍受人赞许。

她对于父亲所说的困难在未到雨山以前，还缺少理解。她把这所学校想象成润州城里普通的小学模样，此刻她知道，她的想象确实太单纯，也太幼稚了。昨天晚上，琢如姑姑对她说，上学期将结束时，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员名叫贺凤的失踪了，至今仍无下落。琢如姑姑说，一些小学教师和地方上热心教育的人正在分头寻找、打听、设法营救，这几天正以集体请愿方式向县市教育主管部门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贺凤并保障教师的安全，但也没有结果。县教育局的人透

露，贺凤的罪名为“思想不稳”，编的历史讲义有碍“日中亲善”所以很难疏通。琢如姑姑又说，正是因为贺凤失踪了，学校才请如茵来补这个空缺。如茵听了感到一阵紧张，她不能理解，一所育人的学校会出这样的事情。现在要她接替贺凤的教学，她真不知等待她的是什么，心里感到很茫然。不过她早就想过，自己的职责就是教书，其他一概不去过问。

“你就是新来的柳小姐吧？”一个年轻的女子不知什么时候来到如茵身边，十分热情地说，“我叫杨美美，欢迎你来雨山小学。”

如茵不知说什么好，便招呼她坐下。杨美美却叨叨不绝地说了起来，说秋校长很欢迎柳如茵到他的学校来任教，他是很爱才的校长，早先还是如茵的父亲柳石卿先生的学生哩。又说秋校长传话，隔天有空，要特别设宴替如茵接风。他希望借重如茵的才学，为他的学校争取好名声，云云，说得如茵半天也插不上嘴来。杨美美话头一转，就转到韩琢如老师身上：“韩老师了不起，在学校，在雨山镇上，谁不敬重？可脾气太固执一点，又倚仗她韩家在润州市的名望和势力，有时爱独断专行。好在秋校长气量大，和她二哥关系也好，不跟她计较；可别人就不免有意见了。你初来不知道，背后有人在说她思想不稳呢！”

如茵忽然想打听一点贺凤的事，便问：“听说有个老师失踪了？”

“是啊！她叫贺凤，初来时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可后来受韩老师的影响，”杨美美突然放低了声音，把嘴巴凑

近如茵的耳朵，“有人说她是新四军共产党哩！也有人说她是替死鬼，她的讲义是照韩老师的意思编的，你想，她和你差不多年纪，自己哪有这么大本事？可结果自己遭殃！韩老师还天天到处奔走、呼吁，有什么用？”

“学校能不管吗？”

杨美美连忙说：“秋校长也为这事着急呢，不过恐怕牵涉到政治，又不知贺凤生死下落。我是说，柳小姐，你初来乍到，不知底细，以后外人处事，可得小心谨慎。象我们这样年纪的女教员，安分守己还怕招引是非哩……我是一片好心才说这话的。”说罢，就扭着身子走了。

如茵丝毫也不了解杨美美的底细，只是从她的谈吐中察觉她和琢如姑姑是截然不同的一路人，她的过分热情中显出一种不正派的味道，引起了如茵的厌恶和反感。但是，杨美美所提供的有关贺凤的情况，却给她增添了几分惶惑。她联想到父亲，也许他正是无法摆脱某种压力，又不愿违背自己的意志，才忍痛告别课堂和学生，甘受失业的煎熬吧？如今她又走上了父亲走过的路，她必须先去认清这复杂的社会和这复杂的学校，象父亲告诉她的那样。

琢如姑姑回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忙完以后，琢如姑姑才和如茵说起教务处已经决定让如茵接替贺凤教的高年级历史课。这个决定是根据她的意见做出来的。琢如姑姑说，贺凤以前编的讲义很有价值，不过，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的麻烦，在做法上可以适当改变。她认为如茵一定会勇敢地挑起这个重担，也一定能够做好这个工作。说罢，就把一份旧讲义递给如茵，说：“还有几天时间，你先琢磨琢磨吧，有

问题我们再商量。”

如茵默默地接过讲义，告辞出来，回到自己的宿舍。琢如姑姑的决定有点出乎她的意外，可她不能有任何异议，甚至不应该有丝毫的疑虑。她匆匆地翻阅贺凤编的讲义，讲义很薄，不用多少时间就浏览一遍，似乎也看不出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只不过摘录了一个普通中国人所周知的历史知识。她，柳如茵，能离开这些历史事实另编出一套历史讲义吗？不能！那么，她又怎能逃脱贺凤的不幸命运呢？她对着孤灯，无论如何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

第二章

今天是星期天。洪霞怀着兴奋的心情坐在东南医学院女生宿舍里给柳如茵写回信。

如茵在来信中流露出的情绪仍很忧郁，而且充满了矛盾。在洪霞的心里却不难解决，既然你也承认贺凤的做法是出于正直的爱国心，你就应该毫无顾虑地走她的路。但是，她知道如茵的性格，对她绝对不能采用简单的逻辑和果断的语气，这样是解不开她心上的郁结的。因此，她在写信时特别注意到措词的慎重，在阐明看法时也很婉转。写好信已经九点钟了。

白露一过，天就凉爽了。她穿了件厚布外衣，锁上门便下楼去。她要送岫云上南京，还要和金山机面厂的工会委员见面。

东南医学院在北固山南麓，顺着山势的斜坡上，有一群钢筋结构的建筑，包括附属医院、教学大楼、实验室、解剖室、图书大楼、宿舍大楼、办公大楼等主体建筑，一直迤邐到北门城脚。城下有一条由润州学生自己挖成的人造湖，湖四周种着碧桃和垂柳，铺了平坦的草地。洪霞无心观赏校园

内的好景致，急匆匆地出了校门，朝中山纪念塔走去。穿过热闹的中心区，便是平坦的省府路，走不多远就是水陆寺巷了。她家就住在这条深深静静的小巷里。巷口有个书报摊，卖书报的是个青年人，长得不算漂亮，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总是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看书。她买了一本新出的文艺刊物带回家来。

爸爸正挑着一担水在院子里浇菜。洪霞亲亲热热地叫道：“爸爸，看你累的，我来浇吧！”

洪霞的父亲名叫洪芝圃，虽已年近五十，体格仍很健壮，身架高大，脊骨挺直，方脸、虎眼，一眼就能看出他是正直的人。这时，他放下水桶，抹去额上的汗水说：

“快浇完了，歇会儿也好。”说着他点起了旱烟管。

洪霞对爸爸说：“爸，我上次给你提过的，关于贺凤那件事……”

“我打听了，是地方上的恶势力，串通便衣队干的。”

“能弄出来么？”

洪芝圃沉重地摇摇头：“难啦，碰到这样的事，人家是不会放手的，想拖出大鱼来。对了，你跟岫云透个信，让她的姑姑注意点，人家在摸她的底。”

洪霞皱起眉头说：“还有件揪心的事，他们要如茵担任贺凤的课，这是明摆着的难题。按理，如茵应该按着贺凤的路子走，但我又担心等着她的是贺凤的悲剧。”

洪芝圃吸着小旱烟管，字斟句酌地说：“这事我去找石卿谈谈。”

“要如茵打退堂鼓？”

“不是这个意思。当年鲁迅说过，赤膊上阵不是好战法。得替如茵姑娘想法子做几副铠甲呀！”

洪霞心里有些亮堂了，自己为什么就想不到这一层——既要照贺凤的路子讲课，又不让坏人抓住把柄呢？她懊恨上午那封信写得太鲁莽，真不该急着发出去。爸爸的话打开了她的思路，她急于要把这一点告诉岫云，并要和岫云商量出一个好办法来。

洪霞赶到岫云家时，岫云早把箱笼行装准备好了，韩伯母正在一旁嘀咕。岫云一见洪霞，便高兴地叫道：“咱们这就走！”

洪霞笑道：“别急，有这么件事你斟酌一下。”接着就三言两语地把如茵的难题说了一遍，最后又说，“我们是说好患难与共的，我们得帮着想个法儿才好。”

岫云顿足说：“我早就说了，那鬼地方如茵是不能呆的。她最怕这些是是非非，这些是是非非偏找上她的门。想什么法儿？还是依我，”她把手上的小皮箱甩到桌上，“我马上去找二叔，在润州城里找个事不行吗？今天不走了，妈，这总好了吧！”

妈说：“一时两个变，不走的好。洪小姐，你请坐呀！”

洪霞没顾得和伯母说话，接着岫云的话茬，说：“这事最好先和如茵商量一下，她性格柔弱，可不等于没有主张。我怕她不同意，她是立志于教育事业的……”

“在城里找个教员的位置，也不致于有太大困难。”

“琢如姑姑肯放她走吗？学校里正等着人用呢。”